



小橘灯精品系列

只有一朵 蒲公英

顾抒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橘灯精品系列

只有一朵蒲公英

顾抒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有一朵蒲公英 / 顾抒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

(小橘灯精品系列)

ISBN 978-7-5397-9247-7

I. ①只… II. ①顾…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5332 号



XIAOJUDENG JINGPIN XILIE ZHIYOU YIDUO PUGONGYING

小橘灯精品系列·只有一朵蒲公英

顾抒 著

出版人:张克文

策划:何军民

责任编辑:陈明敏

特约校对:陆 好

责任印制:田 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00mm 1/16 插页:4 印张:15.5 字数:14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247-7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致爱丽丝	1
午夜飞行	40
树叶糕团铺	58
抽屉里的玛格丽特	90
小巧的蓝色皮箱	125
水流影在	158
单纯的定义	174
三月兔、小牛奶和 WAY	193
只有一朵蒲公英	214



致爱丽丝

我主持这个无聊的电台夜间节目已有五年之久，每天都有无数睡不着的听众打电话进来，毫无保留地对我诉说他们心底最为隐秘的故事。但在现实中，我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一个亲密的朋友也没有，与家人冷战也已经有好些日子了。

人们的故事令我感到乏味，房产、男女、日常生活如此令人绝望，林林总总。大部分时候，我仅仅是以“唔、噢、嗯”回答，但听众并不在意，他们并不寻求安慰，仅仅是需要电波另一头有一个愿意听他们倾诉的陌生人。

而我的乐趣，基本在于根据电波想象对面那个人的样子，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戴着的是拖到地面的银灰色假发还是一粒粒幼小的花骨朵似的彩色耳钉。

最有趣之处，莫过于我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们。



她打进电话是在一个漆黑的雨夜。

漆黑的雨夜里，来电数量总是平常日子的一倍。因为那些寂寞的人不得不待在家里，窗户上不断垂下的雨线就像止不住的眼泪，而他们就要抵抗不住冰冷黑夜的侵袭，将心里的秘密向我和盘托出。

她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如同春天的原野上一株隐没在草丛中悄悄绽放的紫罗兰。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那声音简直充满了我的整个耳鼓、整个播音室，乃至整个电台。

“你觉得，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没想到，女子突然向我发问。

“呃……让我想想……”我一只手下意识地按紧耳机，“小时候？”

“我想，是做梦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我机械地重复道。有很多年，没有人和我谈论做梦这回事了。

“是的，那梦境太过美丽，你不仅注意不到危险，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记了——”

她的声音不疾不徐，像是一盘磁带正沙沙地播放着——

故事开始的时候，我刚满十六岁，在某校念高中。



十六岁的我，是一个平凡、平淡、平庸的女孩子，平凡得出奇。

在我长大的十年间，有许多东西从无到有，乃至过剩，也有许多东西从有到无。也许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然而这十年，一切又大大地加速了。

身处这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读书不出色本身就是一项弥天大罪，何况我既不会弹钢琴，也不能用英语流利地演讲，就更加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了。

父母早就放弃了对我的希望，我的失败让他们在外人面前丢尽了脸。不，他们没有虐待我，照样管我一日三餐，让我吃饱穿暖，这就更让我抬不起头来。

学校的生活对我来说，也像是车窗外的风景，总让我有一种隔雾观花般的漠然。我早就厌倦了从老师的只言片语中获取温暖和希望。

在同龄人之中，我显得分外瘦削、刻板、不起眼，校服领子从不敞开，也不会像班上的女生，把裙边别到膝盖以上。有时候一整天，我都说不出一句话。

放学后，我总是独自在教学楼背后的台阶上坐着发呆，一直到天黑。

晚上，我则写作业写到深夜，然后躲进被子，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天就结束了。

我常常强烈地感到，自己也是这从无到有，又从有



到无中的一分子。

这样的我，根本看不到任何未来，什么形式的未来都没有。

我也有朋友，但交往止于借还上课笔记，大概他们也觉得我很无趣吧。

所以，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全班都轰动了。

那是一个周五的放学时间，班里喧闹异常，大家都在讨论去哪里玩。但对我这种人来说，周末的到来只不过意味着补习或是在家发呆。我慢吞吞地收拾着书包，把笔一支支地丢进笔袋里。

“喔！”一个靠窗坐的男生忽然发出一声惊叹，用他那难听的公鸭嗓大叫道，“大熊！大熊！诸位，熊出没，注意！”

所有人都骚动起来，我也抬起头。

一只巨大的泰迪熊如幽灵般从教室靠走廊那边的窗户上升起，紧贴着窗户玻璃移动着，仿佛在朝教室里窥视。

我隔着全教室攒动的人头，盯住了它那两只棕色的玻璃珠般的眼睛。

仿佛总有一层白色的薄膜隔在我和同学们之间，和那些热闹的事件之间。

有人打开窗户，把大熊拖了进来。之前在窗外托着



大熊的同学满脸兴奋地从门口跑进来，嚷道：“快递来的，你们猜猜是谁送给谁的？”

大家一下子安静了，屏息等待。

但这些事情总没有意外，张三送给李四，以前也有过很多次，银色锡纸包裹的巧克力、绣着某人英文名的毛线手套，甚至一包当季的新鲜草莓……这些都和我没关系。

不过，这只熊，比之前的那些礼物都大，也更引人注目。

“For Alice……沉默的 Alice。”那个把熊带回班上的女生夸张地念着，“沉默的，Alice？”

泰迪熊棕色的身体上挂着纸带，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大家又议论起来，当那女生读出“Alice”的时候，我的心猛地一跳，但并没有确切地意识到她口中的 Alice 会是谁。

是的，我的英文名是 Alice，老师上课时随意起的。我一点也不喜欢叫 Alice，我配不上这个名字，我不可能遇见揣着怀表的兔子先生，或是变大变小去到全是门的大厅。

我的世界连一扇门都没有。

但那个女生正朝我走来，满面疑惑。



“Alice？”她问道，“是谁？是你吗？”

我从未有过这样被全班同学集体注视的体验，便本能地低下头，身体向后缩去，双手交握放在校服裙的褶皱上，几乎要吐出一个“不”字。

“我们班就一个叫 Alice 的。”有人说，“应该是她吧。”

我不敢应声，我生怕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漂亮女生跳出来：“不，Alice 是我的网名。”那我将会在一瞬间沦为所有人的笑柄，万劫不复。

但这件事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一个女生前来认领，戴宽边发卡的女生、穿蕾丝短袜的女生、胸口别着水钻桃心的女生、小指套着蓝宝尾戒的女生、所有和我不是一类的高高在上的女生，一个也没来认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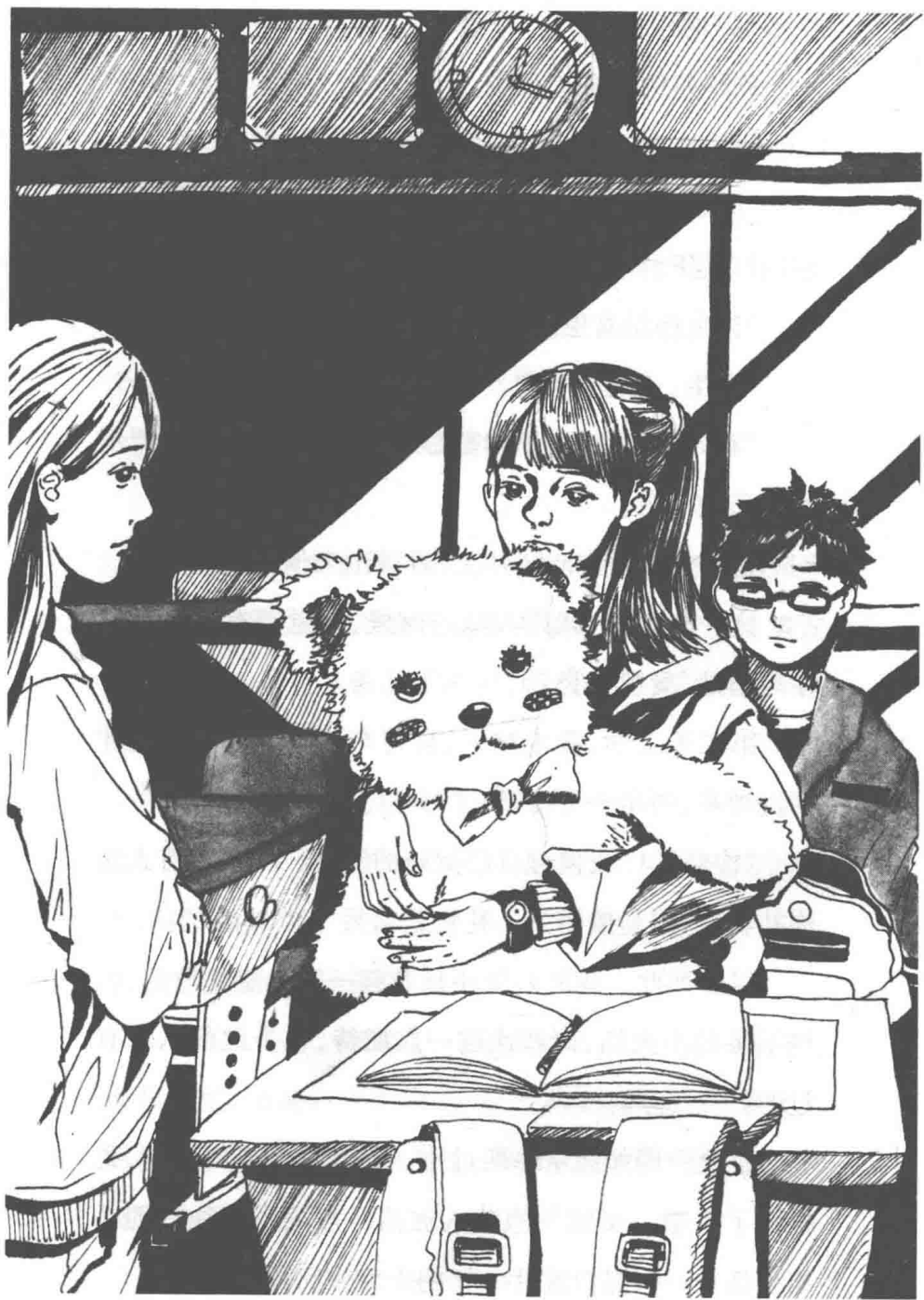
只是有人窃窃私语，仿佛在说：“为什么是她？谁会送礼物给她？”

于是那只巨大的泰迪熊，被塞进了我的手中。

我环抱着它，觉得喘不过气来，同时感到一阵又一阵强有力的心跳，“咚——咚——”像打鼓一样，仿佛手中的熊忽然有了生命。

For Alice……沉默的 Alice。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我甚至没有地方





去放那只熊。

爸妈照例回来得很晚。

妈妈注意到熊，问我：“谁送的？”

“同学寄放在我这儿的。”我撒了谎，脸红了，但在黄色的灯光下，妈妈没有注意到。

“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我小声说。

“有时间忙这些，不如把心思放在功课上。”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

爸爸甚至没有问我什么，看得出来他很疲惫。

这一晚，我听音乐入睡的时候，总觉得有一个人站在黑暗处，凝视着我。

第二天上学，我走神了，自行车冲到了人行道上才回过神来，吓出一身冷汗。

“你疯了！”我摸着自己擦破的膝盖，“不可能有人送你礼物，一定是搞错了。礼物是给另一个 Alice 的。”

尽管如此，我的心里还是升起一簇隐隐约约的、燃烧不足的小火焰，而就连这一点期待，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整整一周如流水一般过去，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掐灭了希望，又如气泡陷入泥沼一般陷入了往日的平淡生活中——黑白底片一样的十六岁，一个人。



周一，一只鸽子飞进了教室，男生们妄图捉住它，以失败告终。

周二，我收到一封信，信封是牛皮纸的，很大，但只是广告。

周三，学校开始拆旧房子，为了扩建。我觉得旧房子很漂亮。冬季，灰色的瓦上积了皑皑白雪，抵得上一百个新教室。

周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周五。

中午，我从食堂回到教室，慢慢蹭进门，忽然感到班上三三两两正在吃零食或是正在讲八卦的女生陡然安静了下来。有些人假装不看我，眼角的余光却落在我的身上。

我快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把手伸进抽屉中去拿纸巾，却触到一个盒子，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猛地缩回了手，看了看周围。

他们连忙掉转视线。

我再次伸手，把那只不算特别大的盒子取了出来，捧在怀里，匆匆跑出教室，一口气跑到操场边的那片小树林里，靠在一棵银杏树上。扇形的金叶子铺天盖地，被风卷了起来。

这时，我才敢仔细端详手中的盒子。



它是哑光的黑色，手感柔软细腻，中间有一个银搭扣，十分简洁。

我指尖发抖，轻轻开启搭扣。只听嗒的一声，盒子打开了。

并没有跳出一只怪物，或是炸得我满脸黑灰——盒子里垫着一层厚厚的黑色丝绒，上面卧着一条细细的银链，吊着一只小巧的挂表。

我用拇指和食指拈起它，好像拈起下午茶碟子里的一块点心。啪，它在我手中弹开了，好像一朵玫瑰刹那间绽放了似的，阳光穿透了凸起的玻璃表壳，照亮了整点上的罗马数字。我的眼睛无法承受那样的晶光灿烂，本能地闭上了。

我呆住了。

对于从小就极少从他人手中得到礼物的我来说，这样一件礼物，哪怕是地摊货，也已经远远超越了我对礼物仅有的一丁点的理解。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伸手揭开垫在盒子里的丝绒。

果然，盒底插着一张小卡片，上面还是那句话——For Alice……沉默的 Alice。

这时，我做了一件以前的我绝对不可能去做的事。

我蹲下身，把盒子放在地上，用双手取出那只挂表，



把它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上课铃声刺耳地响起，打破了林子里薄雾般的静谧，我明知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回到教室，却像是被什么深深吸引住了一样，跪在那里，不断地用手摩挲着挂在脖子上的表链，不能挪动分毫。

我把那只表挂在身上，回家就藏到抽屉深处，生怕弄丢了，真正的 Alice 来索要的时候无法偿还。

在内心深处，某种程度上，我确实在隐隐地期待着。

“你好，陌生人。”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对看不见的那个人说，“你是谁？你在哪里？”

老师找我谈话，说我的性格似乎比以前活泼了一点，她说：“这是好事，你应该常常这样笑。”

“嗯。”我点点头，一向僵硬的嘴角竟自然地牵出一丝笑容。

我这是怎么了？

大约又是两周的沉寂之后，第三件礼物不期而至，是一只扁平的包裹。

我非常谨慎，没有在班上拆开。大家看见大泰迪熊已经那么兴奋，如果是一件更夺目的东西，不知道别人会有何感想。

送礼物给 Alice 的那个人不像我，那人行事如此随



意,似乎是不怎么在意别人眼光的。

晚上,在灯光下,我用一把美工刀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

出乎意料,这次的礼物既不显眼,也谈不上贵重。

那是一本黑色缎面的相册。

我的心狂跳不止,翻开第一页,整个人都震惊了——

里面不是别人,全部都是我的照片。

我捂住嘴,手指颤抖着一页页翻过去,有我早晨骑车、中午吃饭的照片、傍晚回家的照片,甚至我离开珠宝店的背影,每一个侧面,每一个瞬间。

我的生活向来平静得如一潭死水,从未遇到过这种刺激,更未受过别人如此程度的关注,不,甚至连万分之一都没有。

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的反应究竟该是惊奇、恐惧,还是喜悦。但稍后的一张被放大的照片已经告诉了我。

那是我跪在学校的小树林里,在金黄的银杏叶包围之中,握着胸口那只表。

照片上,我的嘴角带着微笑,面孔笼罩在一层暖融融的光里,心醉神迷。

我不知道自己也可以这样,那表情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好看的。



我的手指渐渐放松，翻到最后一页。

黑色的相册底页，赫然烫着金色的大字——For Alice……沉默的 Alice。

这一次，我终于肯定，没有另一个 Alice。

我就是唯一的 Alice，沉默的 Alice。

然而，接下来的两周，没有任何消息。

我感到不安。

又等待了两周，依然如此。

我开始每天都去校门口查看，询问有没有我的信件或快递，无论上学放学，都近乎神经质地四处张望是否有人在跟踪我，偷拍我的照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查看的频率如鼓点般愈来愈快，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天几次，甚至每节课下课都去，我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我终于感到了恐惧，并非来自他人，而是自己对这件事的依赖。

你，陌生人，是出了什么意外吗？还是本来就是一个无聊的游戏？

在连续一个月的魂不守舍之后，我想，我应该找到那个人，揭开谜底，把之前收到的礼物悉数归还，结束这种莫名的煎熬，也了结我的希望。